

T2514/03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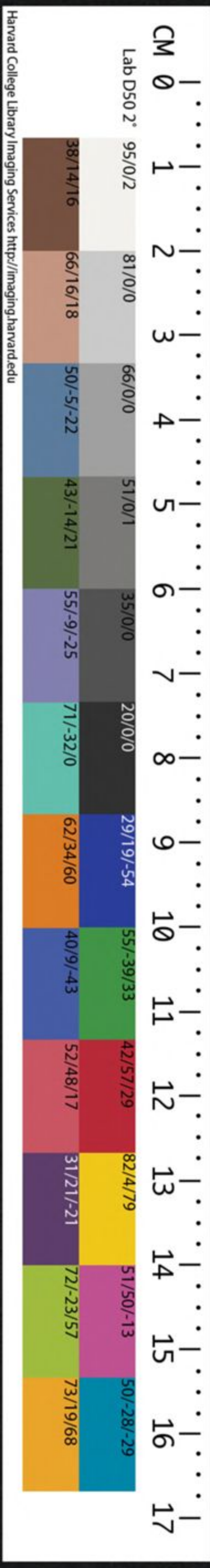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05

MAR 1 1954

冊數	書名	函號	部類
三二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	一架三四〇	總集

第二九九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三

二帝三代通論下

二帝三王君臣 梁肅

伊尹太公 李商隱 老泉

許由龍逢伯夷 昌黎

伊尹伯夷柳下惠 荆公

巢許夷齊 白樂天

二帝三王君臣

梁肅確論以陰陽和而萬物生聖賢合而天下

平和者時也合者運也在昔堯舜合而洪水而

天下平者四百年身命伊尹也天下平者

渡邊
千代
清觀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三

二帝三代通論下

二帝三王君臣 梁肅

伊尹太公 李商隱 老泉

許由龍逢伯夷 昌黎

伊尹伯夷柳下惠 荆公

巢許夷齊 白樂天

二帝三王君臣

梁肅磻溪銘曰陰陽和而萬物生聖賢合而天下
平和者時也合者運也在昔堯舜合禹抑洪水而
天下平者四百年湯合伊尹革桀驚而天下平者

渡邊千代藏

小汀文庫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六百年文武合太公一戎衣而天下平者八百年
與夫風雨寒暑五行四時代天生物一也天之數
不可以不變時則有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之災君
之運不可以不極時則有作威殺戮毒痛四海之
變變則通時則有四載之庸極則反時則有放伐
之功於戲惟尚父鍾其運而遇其主躡其機而作
其合者歟于後伯陽不顯仲尼旅人其不合者歟
故曰君子得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蟠也嘉
尚父之動靜不失其時作磻溪銘曰至人無心與
道出處處則土木出則雷雨惟殷道絕粵有尚父
爰宅于幽盤桓草莽天地闔闢陰陽運行明極而

昏昏極而明遇主水濱謨秦八紘牧野桓桓一麾
而平惟彼日月得天而光惟彼聖賢得時而彰獨
夫昏迷我乃豹藏文武作周我乃鷹揚故曰大道
無體大人無方運用變通至虛而常作銘磻溪今
古茫茫

伊尹太公

李商隱曰世以爲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爲賢
此絕不知賢人事者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
苟取者耳湯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湯有陞陟
之役鳴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武故時
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有牧野之誓白旗之懸果

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也苟伊尹之讓汝鳩仲虺
太公望之讓泰顛閔夭則商周之命其集乎故伊
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揚蹈厲當此時雖百
汝鳩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泰顛百閔夭太公望
亦不讓也故曰讓非賢人事

老泉曰孫武旣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
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知
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
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
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爲間何也湯文王固使
人間夏商耶伊呂固與人爲間耶桀紂因待間而

後可伐耶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武意天下
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
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
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
病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
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
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
久遏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
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
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
千金故能使人爲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間

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爲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爲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僞示者以僞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僞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羣綱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尚明君賢將之所尚者上智之間

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伊尹伯夷柳下惠

荆公曰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泰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

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
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
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
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
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
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而聖
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
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
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
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
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

未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
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
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
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
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
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
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
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
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
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
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

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為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為孔子也然其所以為之清為之任為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為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

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為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為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

許由龍逢伯夷

昌黎曰今之人以一善為行而恥為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汨沒以至于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人之稱其豈非害教賊名之術歟

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爲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爲能乃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况其小者焉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之爲師也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人不仁觀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其割烹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况其小者焉故忠之教行於天下由龍逢之爲師也自周之前

千萬年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捐其生也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伏食其葛薇逃山而死於是後之人竦而言曰雖餓死猶有死而不懼者况其小者焉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之爲師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爲師於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教存於扶持天地而功亦厚矣嚮今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爲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爲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安用餓爲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爲哉是則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其

可不謂之大賢人哉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爲
弊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通而
行之者也今恒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藝闕於身
而求合者也是故古人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人
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將欲齊之者其猶矜
糞丸而擬質隋珠者乎且令今父兄教其子弟者
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亦知其不能耶曰
爾尚力一行如古之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豈不
由聖可慕而不可齊耶賢可及而可齊也今之人
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夫古
人之進修或幾乎聖人今人行不及乎中人而恥

乎力一行為獨行且曰我周通同如聖人彼其欺
心耶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耶吾不知矣余
懼其說之將深爲通解

巢許夷齊

白樂天曰君子之爲君子者爲能先其道後其身
守其常則以道萃乎身罹其變則不以身害其道
故明哲保身亦道也巢許得之求仁殺身亦道也
夷齊得之雖殊時異致同歸於一揆矣何以覈諸
觀乎古聖賢之用心也苟守道而死死且不朽是
非死也苟失道而生生而不仁是非生也向使夷
齊生於唐虞之代安知不明哲保身歟巢許生於

殷周之際安知不求仁殺身歟蓋否與泰各繫於時也生與死同歸於道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三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四

伯禽

用天子禮樂 高郵

隱公

攝位六一 東坡

桓公

鄭伯以璧假許田 東坡

取郟大鼎于宋 東坡

曹劌言長勺之戰 柳州

僖公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東坡

用天子禮樂

高郵曰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歿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于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

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曾謂吳天上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名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祀宋用王禮爲後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耶猶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故是謂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爲事使聖人未聞可否

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謙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
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効矣魯侯用王
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
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辨也如此古者父為天
子諸侯子為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武王
之穆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祭是周公
不得為聖也知其不享是成康祗以王者禮樂餒
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
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為保
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
也於伊尹而為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

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
故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
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太伯豈武王忘太
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為萬
代之準不為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為常以
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
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
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
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况
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周
公有大勲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桓魯圭瓚

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爲尊也胡
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
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
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
亦宜乎

攝位

六一曰孔子何爲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
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
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
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
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

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
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
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知之臣嘗攝矣不
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
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
爲君而身假行君之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
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
加之矣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
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踈而
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
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

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爲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伸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褒貶且公之爲一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實乎以此而言隱

實爲攝則孔子决不書曰公孔子書爲公則隱夾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爲不書卽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爲攝者左氏爾公羊穀梁皆以爲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子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稱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東坡曰魯隱公元年不書卽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

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孫信史也隱攝而桓弒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不得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而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者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

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后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

靈唐武后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
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
則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
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
薨而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
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設
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
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
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
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
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君

之令典孔子之法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
而以為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之君子 又
曰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
也吾將授之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
桓公而殺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
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繫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
也以謂不繫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
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為其非
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公之志而授國
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
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

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
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
聖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
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後世戒君子之爲
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所爲義利常兼而
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
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則召百官
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
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
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况
其所噬嚙者耶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

馬師師有密跡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曰見吾跡
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醜之王允
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
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汚敦果照
視之見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
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
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
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
以覽觀焉

鄭伯以璧假許田

東坡曰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

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
寬且恕也皆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
由起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
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祊者誰也受泰
山之祊而入之者誰也隱既已與人謀而易之又
受泰山之祊而入之然則為桓公者不亦難乎夫
子知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桓何
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又曰庚寅
我入祊入祊云者見魯之果入泰山之祊也則是
隱公之罪既成而不可變矣故桓元年書曰鄭伯
以璧假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祊之入魯也

書魯之入祊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
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見鄭之來
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見鄭之來
請不見魯之與之也則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
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
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秋
者觀其意之所嚮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
以易之也公羊曰曷為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
也穀梁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
易地也春秋之所為諱之者三為尊者諱敵為親
者諱敗為賢者諱過魯親者也非敗之為諱而取

易之爲諱是夫子之私魯也

取郕大鼎于宋

東坡曰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倖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予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強匹夫懷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強有力者制其予奪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歎曰久矣諸侯之恣行也後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後

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所以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且夫鼎也在魯之太廟則是魯鼎也不幸使齊人挈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百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爲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郕故書曰郕鼎郕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後世有王者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郕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爲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

聖人之用意蓋深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
器是召天下之爭也楚昭襄王求鼎於周周武公
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器讎楚也鼎入宋而爲宋
入魯而爲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
書曰郟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
傳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爲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
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於公羊
有取焉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之在人非有卽爾
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郟鼎至於地之與人則
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曹劌長勺之戰

柳州曰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云云公
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柳子曰
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夫
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闕二
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
事幾殆矣旣問公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
亦問略之尤公也苟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
則已耳旣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爲戰之具則吾未
之信也劌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
將而死國難者幾何人士卒之熟練者衆寡器械
之堅利者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

後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
國之社稷無幾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
中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東坡曰甚哉去聖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
或折之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
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
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譏以
妾爲妻也蓋聘于楚而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穀梁曰成風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
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赴乎卒葬之

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后貶焉
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踈
矣夫人與公一體也存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謚
配公夫人以謚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蓋有既葬
稱謚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
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而末有不稱謚
而稱夫人者也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以信於後
世以齊楚之強齊能脅魯使其媵女爲夫人而
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爲妾哉此甚可恠也且夫
成風之爲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爲非正而不可以
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

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以不稱謚而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况乎禘周公而致用焉則其罪固已不容於貶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五石六鷁

六一曰魯僖公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礮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

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况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鑿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耶將後之學者偏見耶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為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為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為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禾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經獨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

鷓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墮鷓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鷓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鷓先言六者石鷓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鷓鵠來巢不書幾鷓鵠豈獨謹記於石鷓而忽於麟鷓鵠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內史叔興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陵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爲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旣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失不亦又甚乎

曾頌

鄭懈曰頌天子事也魯安得有之魯詩變風也其體與商周固殊矣清廟文王之德也那高宗之祀也駟之馬救于此槩可見矣指之頌天子尊尊之義也或以用天子禮樂豈其然耶旨哉魯國之惡旁見齊詩矣春秋之法常事不書不常則書故禘未踰喪則書郊傷牛則書蒐狩失時則書廟逆祭則書納幣於喪則書季孫之聘蓋歲聘其常也不

得書宜矣或曰季孫蓋微者也又曰以其頌請蓋
僭也伯禽固賢於僖而當成王時天下一政豈國
有變風而為美哉僖獨於春秋者是聖人公天下
是非其將何逃焉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四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五

文公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東坡

宣公

初稅畝東坡

成公

作丘甲東坡

襄公

會于澶淵宋災故東坡

昭公

黑肱以濫來犇東坡

孟僖子知孔子 東坡

定公

孔子為政 東坡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東坡曰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為文異者君子觀其
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
猶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
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
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
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猶三墾閏月不告
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

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
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
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
之禮亡矣而餼有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志
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餼羊之足存歟
公羊傳曰曷為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
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
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其以幸之之詞而
為甚之之詞宜其為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
侯之所為告朔聽政者以為為天歟為民歟天無
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

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而杜預以爲雖朝于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初稅畝

東坡曰古者公田曰藉藉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已悔過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螽生公羊傳曰螽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爾上

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
何休以爲宣公懼而復古故其後大有年愚以爲
非也春秋書作三軍後又書舍中軍書躋僖公後
又書從祀先公事之復正未始不書宣公而果復
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說愚不信
也

作丘甲

東坡曰先王之爲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爲不
強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
其所以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民不告勞而上不闕
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

所欲而刑罰隨之故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爲
農而責之以工也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
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
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
預以爲古者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
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
之也夫以四丘而後爲甸魯雖重斂安至於四倍
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孔子譏
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夫變古亂常者
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
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也而穀梁

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其失而歸之正哉愚故曰穀梁之說是也

會于澶淵宋災故

東坡曰春秋之時忠信之道缺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夫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宗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至於踈而相忘近不至於數而相瀆春秋之際何其亂也故曰春秋之盟無義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爲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譏焉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會于澶淵

宋災故皆以深譏而切責之也春秋之書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桓之稷襄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之桓公平之不義孰甚焉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旣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於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諸侯之大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旣言而忘之旣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爲君子仁人之心而後可以見後之爲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而

公羊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且春秋爲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爲人之死而錄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穀梁曰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爲善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如穀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黑肱以濫來奔

東坡曰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汚君也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莒牟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夫子之於庶其牟夷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爲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爲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悼痛之故於三

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且夫春秋豈爲穿窬盜竊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將不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說最爲疎繆以爲叔術之後而通濫於天下故不繫黑肱於邾嗚呼誰謂孔子而賢叔術耶蓋嘗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意其若欒盈之不繫于晉欒盈旣奔齊而還入曲沃以叛故書曰欒盈入于晉黑肱或者旣絕于邾而歸竊兵邑以叛歟當時之簡牘旣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歟穀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闊不可用矣

孟僖子知孔子

東坡曰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爲盜跖暮而爲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爲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鄒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所謂賢人君

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况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絕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采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三命益恭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懼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爲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其功之如此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爲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爲能而稱其改過之爲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

孔子爲政

東坡曰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

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
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
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封建漸廣遂殺
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天子有千里之
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
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
克伎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待蓋不
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
也哉攷於春秋方是時三家雖若不悅然莫能違
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家畏
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不能卻之矣彼

婦人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
子也夫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家之隙也哉
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
齊晉無不亡之道三家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
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
之曰田氏之僭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
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
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
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于天地之間者不
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舉治世
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城出藏甲而三家不疑

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
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久於孔
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
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
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
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使如春秋
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
與三子者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
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
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
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
三家之偏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
民不予也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
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以勝齊之道孔
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家
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五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六

哀公

三桓陪臣 東坡

孔子沐浴請討齊 穎濱

孔子獵較 荆公

孔子誅少正卯 東坡

宓子賤 賈至

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 老泉

荆公

三桓陪臣

東坡論哀公問社宰我對以使民戰栗曰或曰建國各以其土之所宜木為社而宰我不知故孔子

非之曰信其然也孔子亦告之以不然而已何必
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者有所不可追
悔者何哉昔者哀公患三桓之逼欲以越去之謂
孟武伯曰予及死乎武伯不對由是觀之哀公未
嘗斯須忘三桓也古者戮人于社哀公之問社有
意於誅也宰我答以戰栗勸之誅也蓋相與爲隱
焉耳三桓之盛自宣公以來而至於此極矣釋政
而授之棄民而予之五世而不知取也一朝而欲
誅之可乎昭公之亡哀公之出皆三桓之禍也故
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以爲自修而三
桓服無庸誅之也又論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曰

舊說以蕭牆之憂爲陽虎之難以吾考之定公五
年陽虎始專季氏囚桓子至九年欲殺桓子不克
而出奔齊前此者季氏之所爲惟虎之聽非二子
之罪也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有七冉有少孔子
二十九歲蓋年十八而已未能相季氏也定公十
二年子路爲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宰
皆見於春秋則伐顓臾非陽虎出奔之前其在季
康子之世歟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
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四年公孫宿以成叛
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公患三桓之侈而
欲以越去之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

蕭牆之內也 又論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曰古者
士傳言庶人謗有大事謀及庶人而曰庶人不議
非此之謂也天下無道政在大夫至其極也則在
陪臣陽虎起於陪臣而執國命當是時蓋有姦民
處士襲虎之餘風設爲讒言殄行以動搖人主傾
覆世臣者故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爲是類發
也史記孔子相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少正
卯若大夫也必書於春秋其不書蓋微者也微而
聞政陽虎之類也歟 又論諸侯十世大夫五世
陪臣三世希不失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曰魯自
平王東遷隱公始專征伐至昭公十世而大夫逐

諸侯自宣公失政季氏始專魯至定公五世而家
臣囚大夫定公之初平子之時季氏用事蓋四世
矣陽虎事平子至桓子而亡歷昭公定公蓋二世
而曰三世者孔子於其未亡也言之與以爲不過
是也是時齊晉皆失政高國鮑晏范中行之徒皆
相繼破滅蓋禮樂征伐自諸侯大夫出者其喪敗
世數大約不遠是矣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
之強也而齊晉及魯皆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
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
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凌其上而無以令其下
矣故諸侯專不過十世而大夫取之大夫專不過

謂田常三晉之有
國非徒然也是以陰
謀材力教天下而禍
君臣之義者也
其可

五世而家臣取之在易履之六三說而應乎乾則履虎尾不咥人亨去乾而自用則履虎尾咥人凶其是之謂乎或曰田常三晉何以不失曰孔子之所言無其德而用其事者也苟有其德雖湯武以諸侯用天子之事猶可若田常三晉雖不足言然其所以有國者豈徒然哉非季氏之比也

孔子沐浴請討齊

穎濱曰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為魯大夫隣國有弑君之禍而恬不以為言則是許之也哀公三

桓之不足與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為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儆於後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偏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而去之豈若從孔子而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意也予以為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必先擇其君齊桓雖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妾非可以聖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其功然則孔子之憂固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所不為者也

孔子獵較

哀公誠舉國而授
之孔子克齊之後
復何憂焉

荆公曰獵較刺時也昔孔子仕於魯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或問乎孟軻曰孔子之仕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不獵較則若無以祭然蓋孔子所以小同於俗猶有義也義固在於可為之域而後之人習於隨者一不權義以之可否汚身貶道豫然以和衆自得甚者傷人倫敗風俗至於無號則諉曰孔子亦嘗獵較矣悲夫作是詩以刺焉獵較獵較誰禽我有國人之怵君子所醜獵較獵較祭占其祥國人之序君子何傷

孔子誅少正卯

舜擯唐政首除四
凶孔執魯政首除
正卯此事之不容
遲者也若以其不
久於位而急之何
其以私心測聖人
乎

東坡曰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為大速此叟蓋自知其頭方命薄必不得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三日已為少正卯所圖爾

宓子賤

賈至碑頌曰清靜致理中庸之德至高明柔克簡易之體大繹微旨而徵遺論何先生道蔚其歲蕤者也先生宣慈在躬精義入神德順乎天性根於仁殷其如雷暖然如春始受業於仲尼終委質於魯君爾乃周道凌遲王風哀思夷狄竊於位號干戈亂於原野則我魯國無齊晉之強定哀非桓文

之主三卿有僭虐之政先生處此亂邦從容理邑
平心氣而全耳目晏然躋富壽之域焉自非知微
知章變化無窮孰能臻此觀夫爲政之大體元之
要恤孤哀喪舉事問弔訓之以悌加之以孝借五
更而悟君賢三老而稟教然後燕居以佚其體張
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以
宣尼惜君之理小子期間君之政暇何其遠哉向
使後於有國之君則陶唐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
則二南之化也昔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
下理周公肴膳在御不解懸而四夷伏小大則異
其揆則同天寶初至始以校書郎尉于單父想先

生行事徵其頌聲而古碑殘缺苔篆磨滅使立志
之士何以揖其遺風焉嗚呼其道存而其事往其
人亡而其政息哀哉遂作頌曰鳴琴湯湯宓子之
堂清靜無爲邑人以康澆風化淳霸俗致王誰謂
陽鱗革而爲魴鱗黃髮或師或友芄芄麥苗不
根不莠齊師已卻魯俗斯阜諫或剖心伊人引肘
穆穆伊人希聖之才堯舜旣往孰爲來哉從時卷
舒與道徘徊遊泳孔門取容定哀泱泱千古顯顯
令德聲隨牧牧惠與順息人亡政弊道播神默寂
寥夜川惆悵舊國荒祠尚掃苔篆將磷尋風聆韻
想見其人年代邈殊精誠闇親再表貞石頌聲惟

新

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

老泉曰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臣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臣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為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臣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臣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

而舉強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臣以為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為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兵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為子

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臣觀仲尼以爲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輟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滎陽嬰使使諭齊兵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荆公曰予讀一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爲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涪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涪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安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爲患在下

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而後可以爲之謀也苟不義而以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恥爲之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伐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乃與夫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窮爲匹夫非有卿相之

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爲哉然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之謀爲義哉借使有憂患爲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義然孔子賢弟子也孔子之賢弟子之所爲固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耶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穎濱曰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

伯越子觀春秋左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
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
楚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
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爲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
而太史公信之耳孔子有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孔子之
門所謂言語者初止於此至於子貢加之以巧辯
可以解紛結救患難如今所載而已若如公孫衍
張儀騁其詭辯傾覆諸侯以快意一時此則孔氏
所諱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六

伯越子觀春秋左傳齊之侯魯本於悼公之終季
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
楚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
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爲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
而太史公信之耳孔子有言論詩三百授之以政
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孔子之
門所謂言語者初止於此至於子貢加之以巧辯
可以解紛結救患難如今所載而已若如公孫衍
張儀騁其詭辯傾覆諸侯以快意一時此則孔氏
所諱也

